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徐崇温 主编

(美) 马尔库塞 著

程志民等 译

理性和革命

——黑格尔 和社会理论的兴起

ANJUCONGSHU



重庆出版社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 重庆出版社

理性和革命

——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

YANJIUCONGSHU
YANJIUCONGSHU
YANJIUCONGSHU

(川) 新登字010号

Herbert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Hegel and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本书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1941年英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 黄长军
封面设计 王晓珊
技术设计 忠 凤

〔美〕马尔库塞著 程志民 等译

理性与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375 插页4 字数303千

1993年10月第一版 1993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

ISBN 7-5366-2096-9/B·53

定价：6.55元

在研究当代各种思潮中 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的出版而作

徐崇温

党的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学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建设到改革的发展，“都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扩展和深化，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各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的结合”，指出“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

要适应这样的大趋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就必须在研究实践的同时，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就是说，必须在积极探索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中的新问题，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的同时，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研究当代各种思潮，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各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

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在研究实践的同时，还要研究当代各种思潮？

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过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赢得世界历史性的意义，

2679/4
就是因为它是在吸取和改造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中形成起来的，在今天，在世界发生着巨大变化，人类对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的思维本身的认识日益深化，并且在新的探索中，提出种种新的学说、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观念的时候，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吸取和改造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就显然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即使是资产阶级思潮，尽管它们大多以现代唯心主义的歪曲形式出现，却毕竟在这种形式下，提出了一系列真正由实践产生的问题，一些实际的、迫切的科学问题。把这些问题当作正面考察的对象，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从中引出应有的结论，可以使马克思主义紧紧把握时代和实践的脉搏，从新的实践中吸取思想营养。

在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现时代，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尤其具有迫切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新的技术革命使得全球问题日益尖锐化，把人类生存的利益提到极其突出的地位，要求人们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以正确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十分明显，必须深入研究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的当代各种思潮，我们才能跟上时代和实践的足迹，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

而在当代各种思潮的研究中，对于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的考察，对于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宏伟事业来说，又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是因为这些思潮、流派都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二是因为它们又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之下，以不同的哲学世界观为指导去进行这种研究的，课题的同一性和观点的多样性相统一，这就使这种考察可以更加直接地有助于我们在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

神，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并结合亿万人民的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以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为例，长时期以来，人们对这个问题一直进行着热烈的讨论：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只按自己的规律运转、而同人的实践没有干系的体系，认为马克思在哲学领域中实现的革命变革是把实践引进了认识论，把人对客观世界的改变，看成是认识的基础；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则认为，世界是通过主体而得到中介的，因而，在马克思那里，不是物质的抽象，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性，才是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对象和基础。

在这些不同思潮的撞击中去研究和把握马克思著作的精神，我们便不难发现，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具有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是把实践引进了本体论，强调也要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事物，即把事物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强调人类连续不断的感性活动，是现存感性世界的深刻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始终坚持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始终坚持劳动实践在多种层次上所受的自然制约性。

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联结、不可分割的。然而，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强调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即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却忽略了它的第一个基本点，即从主观方面把事物当作实践去理解，这就很难同旧唯物主义完全划清界限，这种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充其量只是一种片面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之，“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虽然突出了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第一个基本点，却又忽略乃至否定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所以，尽管它们再三声称要纠正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缺陷，但在实际上，却

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一个和苏联模式方向相反的歪曲，这样那样地陷入了唯心主义。

所以，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派的哲学，它们都没有从上述两个基本点的联结上去把握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因而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附加成分，我们必须从中引出应有的经验教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恢复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本来面貌，并且根据当代人类的实践去理解其深刻含意，把它推向前进。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就是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在重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编辑出版的。

就这套丛书的覆盖面来说，它既包括东方的，又包括西方的，但鉴于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西方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了解得较少，所以，在选材方面将以西方的研究为主。邓小平同志说过：“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要求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也在努力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努力为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公道、不合理现象直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154页）

就这套丛书的品种来说，既有对国外学者原著的翻译，又有我国学者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的研究和评述。但长期以来，我国读者接触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的原始材料太少，因此，这套丛书将以翻译国外原著为主，随着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广泛展开和逐步深入，而逐渐增加我国学者研究专著的比重。

这套丛书的编选，力求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将根据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挑选一定的翻译和写作书目，组织合适的译者和作者去完成以后分期分批出版。另一方面，我们又竭诚欢迎大家向我们推荐有关的书目、选题，包括推荐译者和作者。还竭诚欢迎大家对丛书中已经出版的作品提出批评和意见。

希望通过这些办法，把这套丛书真正办成一套比较能够反映我国广大读者的需要和要求，在全党全国建设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在实践中学习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任务中，发挥一点促进作用的丛书。

中 译 本 序

《理性与革命》是马尔库塞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理性与革命》的中心主题是驳斥在英国和美国颇为流行的一种观点，即黑格尔哲学对日尔曼国家的赞美和颂扬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纳粹国家中成为现实，因而黑格尔哲学是这个国家意识形态合法化的主要思想根源之一。马尔库塞强调了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和纳粹的非理性主义之间的对立。他指出，如果说在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自身之外有什么传统与这种运动的成功有牵连的话，那也不是黑格尔主义而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对抽象理性的前提的否认，实证主义在理智方法上的消极性，实证主义将概念还原为非超验的东西，恰恰表现出它与纳粹法西斯主义的理论而不是与唯心主义哲学内部任何流派或倾向存在着更为密切的血缘关系。马尔库塞认为，黑格尔哲学在现代的真正继承者不是纳粹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他认为，哲学的重要功能就是对社会现实存在的批判。这一论点乃是法兰克福学派著名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他在《理性与革命》中，从黑格尔的哲学立场出发，进一步阐发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否定性，即对现实持批判态度是黑格尔哲学区别于实证

哲学的基本精神，并试图把这种精神贯彻到马克思的思想中去，或者说试图揭示马克思理论中的黑格尔思想根源，从而提出了一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总之，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中通过对黑格尔哲学全面系统地评介，强调了黑格尔哲学的理性主义和作为辩证法核心的否定性，进而阐述了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关系，并对实证主义、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庸俗社会理论和所谓斯大林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马尔库塞的这些观点在今天仍然有着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而对于他的观点中不妥之处，甚至某些错误，则应该作出恰如其分地分析批判。

把当代哲学中的某个哲学派别与马克思，特别是与早期马克思的思想相融合，试图为治疗今日发达工业社会的弊病提供药方，并为未来社会设计宏伟蓝图，是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思想家的重要特征。在这方面，本书作者，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赫伯特·马尔库塞是一个突出人物。

马尔库塞作为当代西方社会最有影响的社会理论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他曾被戴上西德和美国学生运动“精神领袖”、“青年造反之父”和“发达工业社会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桂冠。甚至被与马克思、毛泽东相提并论，与两者并称为“三M”。^① 他的著作被诮为“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迄今最成熟的剖析”。

马尔库塞1898年生于德国柏林一个犹太资产阶级家庭。1917年曾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后因对该党叛变革命、实

^①英语中“马克思”、“毛泽东”和“马尔库塞”三个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M，故称“三M”。

施暴力的行径不满而于1919年退出。嗣后，求学于柏林大学和弗莱堡大学。在弗莱堡大学，他先后从师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研究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并于1922年在导师海德格尔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黑格尔的本体论与历史性理论的基础》，获弗莱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之后，他做了6年的出版、发行工作。1929年，他重返弗莱堡大学，协助海德格尔工作。三年后，因与海德格尔政见分歧，离开了弗莱堡。这时，他生活中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他结识了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霍克海默，并成了该所的正式成员。1933年，希特勒上台，迫害犹太人，他亡命异国，随社会研究所一同迁徙到日内瓦。第二年移居美国，并于1940年起定居美国。那时他在法兰克福迁往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研究所主持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尔库塞任美国华盛顿战略服务局研究员，战后任东欧组组长。以后他重返教坛，先后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1951年）、哈佛大学（1954年）、勃兰第斯大学（1954—1967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1967年起）。在这段时间里，他并没有自囿于书斋，而是积极干预现实，特别是对60年代末在西欧、北美出现的那场既不满意资本主义社会，又反对十月革命道路的学生造反运动倾注了巨大的热情。1979年7月29日，他在应麦克斯-善朗克研究所之邀赴西德访问和讲学途中，逝世于施塔贝恩克，终年81岁。

马尔库塞毕生致力于把某些哲学思潮——如存在主义、黑格尔哲学、弗洛伊德主义等——与马克思的学说相结合，试图发展和完善马克思的理论。他在其一生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先后发表的大量著作记录了他的思想发展的轨迹。在《历史唯物主义现象概要》（1928年）和《论具体的哲学》（1929年）中，他致力于把存在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种被称为“

海德格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解释为能实现完整的人而解放必然的新现实的激进行动的理论。他发表于柏林《社会》杂志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新材料》（1932年），表达了他对当时刚问世的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独特看法，最早提出了有两个马克思，并要求回到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的青年马克思的观点。他在参加法兰克福学派以后发表的《哲学与批判理论》（1937年）和《享乐主义》（1938年）中认为，哲学的重要功能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这一观点奠定了法兰克福学派著名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他在1941年发表的《理性与革命》中，从黑格尔的哲学观点出发，进一步阐发了这个观点。他认为否定性，即对现实持批判态度是黑格尔哲学区别于实证哲学的基本精神，并把这种精神贯彻到马克思的思想中去，试图揭示马克思理论中的黑格尔思想根源，从而提出一种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50年代以后，以《爱欲与文明》为发端的一系列后来被称为青年造反运动教科书的著作则表明，马尔库塞试图用弗洛伊德理论来补充马克思的思想，并以此为武器批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为未来的社会描绘了一种乌托邦式的蓝图。属于这同一主题的著作还有1958年发表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该书批判苏联的理论和实践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1964年发表的《单向度的人》主要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把既有物质需要又有精神需要的双面的人变成了完全受物质欲望支配的单面的人，使具有批判功能的哲学成了与统治阶级利益协调一致的单面的思想。1968年发表的《论解放》则要求由积极的少数人去教育和拯救必然是被动的多数人，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1972年发表的《反革命和造反》则是对60年代末青年造反运动的理论总结。

毫无疑问，《理性与革命》一书是标志马尔库塞思想发展的

一个重大里程碑，是他从本体论转向历史哲学，从海德格尔“存在本体论”转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的一个理论总结。同时，这本书也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哲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理性与革命》发表于1941年，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激烈进行中。马尔库塞这时研究黑格尔哲学，研究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激烈抨击实证主义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是有着深刻的时代原因的。

首先，马尔库塞试图通过这种研究揭露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对黑格尔哲学的歪曲和利用，为黑格尔哲学正名。法西斯主义利用黑格尔哲学中的反动保守的糟粕，把黑格尔哲学解释为反理性、鼓吹专制、服从的理论，为其反动统治服务。马尔库塞认为，恢复黑格尔哲学的本来面目，阐发黑格尔哲学的基本精神，乃是揭露法西斯主义反动面目的唯一途径。他在《理性与革命》中以近二分之一的篇幅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他认为黑格尔哲学是理性主义的、革命和进步的理论。黑格尔哲学在当时的继承人决不是纳粹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纳粹主义只是黑格尔哲学的不肖子孙。

其次，马尔库塞试图通过对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研究揭露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背叛马克思主义，推行保守、投降路线的理论根源。他认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在理论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合理辩证法，鼓吹实证主义的庸俗社会学和自然科学，在政治上执行一条保守和投降主义的路线，放弃了实践的和革命的目标，迷恋议会道路，在希特勒的攻势面前，节节败退，终于失去德国工人阶级的拥护，使纳粹夺得议会多数而掌权登台，由此招致法西斯主义的浩劫。他认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轻视并敌视黑格尔的辩证法，割裂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哲学的内

在联系，屈从于实证主义的所谓事实权威。他认为，揭露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路线，就必须重新研究黑格尔的辩证法，研究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的关系，揭示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来源，在黑格尔哲学中寻找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出生地和秘密。

第三，马尔库塞试图通过这一研究揭露所谓“斯大林主义”对黑格尔哲学的歪曲。他认为，“斯大林主义”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一样，贬低、歪曲黑格尔哲学，无视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真正联系，因而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

正是基于上述三方面的原因，马尔库塞撰写了《理性与革命》。这本著作基本上阐述了三个问题：一是通过对黑格尔哲学体系全面系统的评述，证明黑格尔哲学的理性主义和否定辩证的革命性和进步性，黑格尔哲学乃是法国大革命的理论总结；二是重新阐述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提出了一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最后通过对法国实证主义和法国庸俗社会学的批判，揭露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理论根源，以及他们对于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本身及二者联系的误解和歪曲。

马尔库塞认为，理性是黑格尔哲学的基础，理性决定一切，决定历史的发展，决定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历史所呈现的一切图景均是“理性思维的产物”。理性必然决定现实，因为理性是现实的本质形式，理性能够构筑现实、改造现实，能够否定现存社会中不合理性的现实和推翻非理性及反人道的压迫者和统治者。法国大革命就是理性最终战胜腐朽现实的最有力的证明。因此，马尔库塞断言，黑格尔哲学的核心是理性主宰现实，人们认为是真善美的东西就应在他们的个人和社会现实生活中成为现实存在的东西。理性以主体的自由为先决条件，以形成与潜在相一致的现实的力量为先决条件。同

时，自由也以理性为条件，自由只是对知识的认识，而知识是主体依靠理性能力才能获得的。理性实现自由，而自由又依赖于主体的解放。马尔库塞认为，黑格尔哲学中所表述的理性与自由是互为因果、互为条件、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两者统一于主体之中。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私有制和法西斯主义的专制独裁，使人的本质发生了扭曲和变形，产生了异化。人根本没有自由，人的存在受到了威胁，人的外在形式与内在潜能相悖逆，属人的本质、人的理性被侵蚀殆尽。这一切必然导致人们要变革不符合理性要求的现实，以便达到使现实逐渐和理性趋近一致，与人所追求的自由本质契合为一，这乃是理性与革命的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

理性始终作为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去驱使主体投入实践行动，按理性的要求去改造现实，这种主体的改造现实的实践活动就是革命。马尔库塞依此逻辑进行推论，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对工人阶级这一主体进行压迫和奴役，工人必然按理想的社会要求，奋起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因而，工人阶级是按理性力量行动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力量。理性与革命真正统一在工人阶级这一主体身上。这是所谓的理性与革命的关系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马尔库塞还认为，理性与革命是黑格尔哲学的基本精神。为了阐明这一观点，他把黑格尔哲学归结为否定的哲学。他指出，理性按自身的要求不断地否定不合理的现实，以达到现实和理性的一致性。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核心就是否定，它必然与普遍的社会现实不断发生冲突。这种否定的辩证法在本质上就是对当时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否定，它是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反映，尽管它的表现形式与现象似乎也有肯定专制主义的一面，但是，它的否定锋芒所向乃是封建专制主义，它根本不可能导

致法西斯独裁主义的产生。它与法西斯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马尔库塞抨击了那种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归因于黑格尔哲学的反动观点。他在书中明确写道，他撰写本书的宗旨之一就是证明“黑格尔哲学的基本思想与导致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那种倾向是根本对立的。”

马尔库塞不仅从正面阐述了黑格尔哲学的理性主义和否定的辩证法的革命性和进步作用，而且对实证主义为代表的庸俗社会学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实证主义才是法西斯主义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而进一步从反面证明黑格尔哲学和法西斯主义的对立。

马尔库塞认为，实证主义是为了抵消和对抗黑格尔的否定哲学的否定倾向性的趋向而产生的。实证哲学家虚构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独特哲学形式——实证哲学，用以取代黑格尔的否定哲学。实证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使理性屈从于满足确定的事实，拒绝任何对事实的超越和对现实存在关系的偏离。而黑格尔哲学的否定辩证法则认为，存在本身所拥有的事实是没有权威性的，它们是被主体所假定的，而每一个这种假定的存在必须在理性面前为自己的存在辩护。马尔库塞认为，实证主义由于推崇事实，因而否定了历史发展的否定性，而作为批判社会理论的基础的否定性则着眼于人类的理想，而不能把自身建立在既定的事实上，只能建立在理性要求的基础上。因此，否定哲学所关注的是人的存在，人的自由本质的实现，人的理想模式的动态发展，而不是迁就人已经存在的特定现实状态。

马尔库塞对实证主义的开山鼻祖孔德的社会学进行了分析批判。他认为，孔德的社会学仅限于注意和分析特定的社会现象，从不敢超越这些特定的社会现象，超越特定的社会制度，竭力使理想符合这些特定的社会现实，消极地适应现存社会，

与现实妥协，因而实证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从本质上就是保守、妥协为现实唱颂歌的理论，根本没有任何批判否定的精神，这种理论不可能改变现存社会，创造合理的社会，使人类获得自由和解放。而批判社会理论的否定哲学则是从理性中获得批判否定的力量，它使世界服从理性，使国家和社会服从理性，使特定的事实服从于理性，以理性推动行动、指导行动，这样才能改变世界、国家、社会和人类现实不合理的一切，从而创造出美好公正的新社会。

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中论述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他重新解释了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是20年代在欧洲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兴起的。这些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他们所谓的第二国际的教条主义的反人道主义的社会发展决定论和资本主义自然渐进到社会主义的庸俗社会学。与第二国际相对立，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复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之主观成分的要求。他们强调人的理性精神和主观认识，渴望获得工人阶级的拥护和支持。他们主张，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再在解放它潜在的选民的同时又使这些拥护者非人化。

这种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首先是由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提出的。马尔库塞正是遵循这一思路来重新阐述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他试图用黑格尔来重新塑造马克思的理论，提出了一种黑格尔化的新马克思主义。

他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观点主要有三个错误：首先，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理论来源，黑格尔哲学只是其中之一，而不是直接的、主要理论来源；其次，传统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差别、对立，无视两者之间的同一性；第